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萌芽

〔法〕左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萌芽

〔法〕左 拉 著

黎 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Emile Zola
GERMINAL

F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52

萌 芽
Meng Y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372,000 开本 850×1163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3}{4}$ 插页 1

1982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3,031—23,000

ISBN 7-02-001797-5/Z·194 定价 19.65元

前 言

《萌芽》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爱弥儿·左拉（1840—1902）的优秀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十三部作品。

《卢贡-马卡尔家族》是左拉效仿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而构思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总计二十部，以“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作为副标题，所描写的历史背景从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开始，至一八七〇年色当战役法军全部覆没、拿破仑第三被俘时为止。

这个时期正好是左拉的青少年时代。左拉一八四〇年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七岁丧父，家庭生活艰难。早年他在南方城市埃克斯度过，一八五八年全家迁至巴黎。由于投考大学落选，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不得不为生活奔波和挣扎。一八六二年，左拉进入著名的阿歇特书局工作，并开始为书局写作散文和小说。从此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一八六八年底，左拉开始酝酿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一八七一年，他发表了这个小说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卢贡家的发迹》。一八七七年发表《小酒店》，使左拉成为全国瞩目的作家。一八八〇年，《娜娜》的销售量创下了空前的纪录。同年和次年，左拉发表了五部论文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他接受了克罗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论点，将《卢贡-马卡尔家族》建立在唯物

论的观念之上。同时，左拉又受到吕卡斯的遗传学影响。总之，在创作《萌芽》之前，左拉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写完《小酒店》之后，他计划再写一部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人小说。为了写这样一部小说，左拉作了充分的准备。他阅读了大量有关矿工的生活与劳动的著作，又钻研了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九日，法国北部的昂赞采煤区发生大罢工，左拉闻讯及时赶到现场，进行采访和调查，足迹遍布全矿区。于三月三日返回巴黎后，他又听取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盖德和龙格的讲话，读了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宣言和纲领。由此，他自信地说：“我已经拥有了写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一切必要的资料。”四月二日他开始动笔，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在《吉尔·布拉斯报》上连载，次年一月二十三日全部写完。

在世界文学史上，《萌芽》是第一部正面描写产业工人罢工事件始末的小说。它成功地再现了罢工的过程，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阵营的矛盾与对抗，提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

《萌芽》的主题是崭新的，而且十分重要。左拉在小说草稿本中提纲挈领地写道：“我的小说描写工资劳动者的起义，这是对社会的冲击，使它为之震动，一句话，描写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小说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希望它预告未来，它提出的问题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问题。”罢工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斗争，有时还体现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它往往是经济危机促成的，又加深了这个社会所固有的

矛盾，因而令人瞩目。

小说首先写出了罢工的根本原因。《萌芽》以巨大的篇幅描绘了矿工极其触目惊心的工作条件，不啻是煤矿工人的一份控诉书。矿井设备年久失修，时时有塌陷的危险，有的煤层较薄，矿工必须爬在那里挖掘，象畜生一样一丝不挂，浑身给煤和汗水弄得污秽不堪，四肢累得要散架。女工和童工推着沉重的斗车，汗如雨下，即使因工伤残废，还得用大锤子打碎煤块，继续干活。老矿工马赫一家九口有四个人劳动，生活仍然入不敷出。而煤矿经理和股东却住宅豪华，生活富裕，一人所得抵得上五十个矿工家庭的血汗收入。左拉在整部小说中把矿井描写为食人肉的怪兽，把资本家比喻为靠工人血肉“喂饱养肥的一尊神像”，鲜明的贫富对照，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自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劳动，这就是工人罢工的原因所在。

罢工斗争在小说里占了很大篇幅，是小说描写的最主要的内容。这是一次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集体行动，是在国际工人联合会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有较正确的思想指导。小说的主人公艾蒂安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他向工人们指出，资本是剥削的结果，劳动者有权利和义务收回这笔被掠去的财富，他还描述了未来世界应当“由人民掌握政权”、“生产工具都归集体所有”、“人人都是劳动者”、“凭工计劳，按劳付酬”的图景。工人们一代代累积的愤恨终于爆发了。两千五百名矿工象大海的波涛，席卷而来，封闭了所有的矿井。罢工浪潮蔓延开去，上万个工人参加了行动。他们大公无私，团结一致，英勇斗争。面对军队的刺刀，毫不畏缩，甚至献出生命，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英勇搏斗的赞歌。

《萌芽》是一部悲壮的史诗。左拉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联想

到大革命时期共和三年芽月十二日，饥饿的民众拥入国民公会，高呼“面包和九三年宪法”。他说，“萌芽”这个词语“包含了我所要寻找的东西：革命的四月，老朽的社会在春天里焕然一新……倘使它对某些读本有点隐晦，对我来说却象一柱阳光，照亮了整个作品。”^①“萌芽”作为孕育希望和前途的象征，在小说情节中时隐时现，贯穿始终，曾先后出现四次，一直到小说结尾：“这支队伍的萌芽就要冲破大地活跃于世界之上了。”这种带有预示性的乐观情调给这场罢工斗争赋予了高昂的战斗气息，使小说具有史诗般的悲壮气势。

在这场绘声绘色的罢工斗争中出现的工人形象是塑造得较为成功的。在法国文学史上，艾蒂安是第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形象。他是采煤工，又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作为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他发展新会员，组成一个支部。他钻研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经过革命的洗礼，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是一个从基层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他的成长过程，写得十分自然。马赫一家是个典型的矿工家庭。这一家世代为煤矿工作了一百年，先后有六口人在矿井里丧命。老父亲病魔缠身。马赫在罢工中饮弹身亡。他的妻子日夜操劳，鼓励丈夫进行斗争；丈夫死后，她顶替丈夫下井干活。一系列的事情使她逐渐认识到复仇的一天总会到来，在她身上体现了由没有觉醒到觉醒的矿工形象，写得有血有肉，生动突出。

在艺术上，左拉继承了巴尔扎克细致地描绘现实生活的手

① 一八八九年十月致冯·桑登·科尔夫的信。

法，具有粗犷、扎实、浑厚、巨细无遗的特色。但是左拉也有自己的创造。首先是开卷的描写，左拉一开始就让主人公登场露面，进入情节，笔墨简练。在结构上，左拉更注意有机的联系。《萌芽》的前四部分是开场和发展，第五部分是高潮——罢工，后两部分写罢工失败，全书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情节进展井然有序，节奏沉稳有力，气势雄健遒劲，象一幅巨大的壁画，具有古代史诗的特点。另外，左拉喜欢运用有象征意义的形容词去描写环境。《萌芽》最常用的形容词是“黑的”。矿区内外一片黑色，矿工全身乌黑，吐出的痰是黑的，死时流出的血也是黑的。这个天地是“一种物质构成的黑夜”。黑色是忧郁、恐怖、压迫的象征。这里沉沉的天地是矿工生活的现实世界，严峻苍凉，为小说增添了悲壮的色彩。

《萌芽》是在高尔基的《母亲》问世之前，写得最成功的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郑克鲁

一九九三年五月

第一部

—

夜，阴沉漆黑，天空里没有星星。一个男人在光秃秃的平原上，孤单单地沿着从马西恩纳通向蒙苏的大路走着。这是一条十公里长、笔直的石路，两旁全是甜菜地。他连眼前黝黑的土地都看不见，三月的寒风呼呼刮着，像海上的狂风一样凶猛，从大片沼泽和光秃秃的大地刮过来，冷得刺骨，这才使他意识到这里是一片广漠的平原。举目望去，夜空里看不到一点树影，脚下只有像防波堤一样笔直的石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向前伸展着。

这个人是夜里两点钟光景从马西恩纳动身的。他迈着大步向前走着，身上只穿一件磨薄的棉布上衣和一条绒裤，冻得直哆嗦。他随身带着一个用方格手帕包着的小包，他的双手已经冻僵，被刺骨的东风吹裂的口子在流血，他为了要把双手同时插在裤袋里，只得把小包夹在腋下，一会儿夹在右边，一会儿又换到左边，很是不便。这个无工可做、无家可归的工人，空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盼望天亮以后，寒气会稍减一些。他已经这样走了一个钟头。这时他在离蒙苏两公里左右的地方，瞧见马路左边有一些红红的火光，是露天里烧着的三堆火，看去好像悬挂在半空中似的。他先是有些害怕，犹豫了一阵；后来，他难受得再也忍不住要烤烤手来暖和一下。

道路渐渐往下。什么都看不到了。路右边是一道护挡着一条铁路的木板墙，左边是一个长满荒草的斜坡，斜坡上隐隐约约

地露出一些房屋的山墙尖，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全都是一个式样的矮房子。他又走了大约两百步。忽然在一个转弯的地方，火堆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火堆会在死寂的夜空里如此熊熊地燃烧着，把夜空烧得烟雾腾腾。这时候地面上的另一幅景象使他不禁止住了脚步。这是一个庞然大物，是一群密集的低矮建筑，中间高耸着一个工厂烟囱的影子，从满是污垢的窗户透出几道微弱的灯光，有五六盏半明不暗的吊灯挂在外面的木架上。这些木架被烟熏得乌黑，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那是一排巨大的台架。在这个被黑夜和烟雾所湮没的奇异景象中，只有一种声音——不知是哪儿的一部蒸汽机正在呼呼地跑气。

于是，这个人认出这是一个矿井。但他立刻又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有什么用呢？哪里都不会有工作。他没朝这些建筑走去，而是不顾一切地登上了矸子堆，因为那儿有在铸铁炉里烧着的三团煤火，这是为工作时照明和取暖用的。清理工的工作一定要干到很晚，因为现在他们还在那儿清除废石烂土。这时候他听到了井口工在台架上推煤车的声音，也看清了在每个火堆旁翻斗车的来来回回的人影。

他走近一炉煤火，说了声：“你好！”

一个赶车人正背靠着炉火站着，这是个老头，穿一件紫色毛衣，戴一顶兔毛鸭舌帽，他的那匹大黄马像一头石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人们把它拖来的六节斗车倒空。卸车工人是一个红头发的小伙子，长得干瘪瘦小；他不慌不忙，懒洋洋地用手按着卸车手柄。矸子堆上凛冽的寒风刮得越来越大，它那一阵阵的怒吼，有如挥动着的长柄镰刀一般。

“你好，”老头子回答说。

一阵沉默。来人觉得别人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就立刻说出自己的姓名。

“我叫艾蒂安·郎蒂埃，是个机器匠……这儿有活儿干吗？”

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他看来有二十一二岁，满头棕发，长相俊美，尽管小手小脚，却很有精神。

赶车人感到放了心，摇着头说：

“没有，没有，没有机器匠的活儿……昨天还有两个人来过，什么活儿也没有。”

一阵狂风打断了他们的话。过了一会儿，艾蒂安又指着矸子堆下面一片阴暗的建筑物问道：

“这是个矿井吗？”

这一次，老头子没有立即回答，因为一阵急促的咳嗽使他喘不上气。咳到最后，他吐出一口浓痰，在被火映红的地面上留下一个黑点。

“是啊，是个矿井，沃勒矿井……你瞧，前面就是矿工的住区。”

他说着伸出胳膊，在漆黑的夜色中，指着那位年轻人原先看到过屋顶的那个村庄。这时六节斗车已经倒空，老头子连鞭子也没动一下，就拖着两条因风湿病而显得僵直的腿跟着车走了。大黄马不用人赶独自往回走去，它在路轨当中沉重地拉着斗车；又一阵急风，吹得鬃毛都竖立起来。

沃勒矿井现在像从梦境中展现出来。艾蒂安在煤火前一面专心地烤着他那冻得流血、可怜的双手，一面望着沃勒矿井。他看出矿井的每一个部分：选煤棚的柏油顶，井架，宽阔的采掘机厂房，安置抽水机的方形小塔。这个在一块洼地底层建起的矿井，有着一片低矮的砖砌建筑物，它的烟囱直立在那里，像是一

个吓人的大犄角；在他看来，这个矿井好似一个饕餮的野兽，蹲在那里等着吃人。他一面观察这个矿井，一面想着自己，想着自己八天来到处寻找工作的流浪生活。他回想到自己本来是在铁路工厂的车间里干活，只因为打了工头几记耳光，结果被赶出了里尔：哪儿也不收留他。星期六，他到了马西恩纳，听说那里的铁工厂有工作，然而，什么工作也没有；不论是在铁工厂还是索纳维勒工厂，他都没有找到工作。他不得不藏身在造车厂的木料堆底下捱过了一个星期天；那里的看料人在夜里两点钟把他赶了出来。他一无所有，一文不名，连一块面包干也没有。他这样到处流浪，连个避风的地方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究竟怎么办呢？不错，这是个矿井，寥寥几盏挂灯照亮了贮煤场，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他瞧见在强烈的光线照耀下的蒸汽锅炉。他这才明白方才听见的那种呼呼喘粗气的声响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一部抽水机，它像一个堵住了嗓子眼儿的怪物在喘气。

卸车的小工弓着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艾蒂安正要抬起自己落在地上的小包，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告诉他，赶车老人又回来了。老头子牵着拖着六节装得满满的斗车的黄马从暗处慢慢走出来。

“在蒙苏有工厂吗？”年轻人问。

老人啐了一口黑痰，在大风中回答说：

“哦！工厂可不少，三四年前可热闹呀！百业俱兴，就是找不到人手，从来也没赚过那么多的钱……现在又该勒紧裤带啦。这一带可够惨的，工人被解雇了，工厂一个跟着一个地关了门……这也许不是皇帝^①的过错，可是，他为什么要到美洲去打仗呢？

^① 指拿破仑第三。

更不说霍乱害得人畜全都死了。”

两个人断断续续，简短的聊了几句，不住地发牢骚；艾蒂安说他已徒劳奔走了一个多星期。难道非把人饿死不成？眼看就要把人逼成乞丐了。“是啊，”老头说，“这绝不会有好下场，上帝不允许使这么多的基督徒无家无业。”

“已经不能天天吃肉了。”

“有面包吃就不错！”

“真的，哪怕光有面包吃也好啊！”

他们说话的声音消失了，被淹没在一阵阵狂风发出的忧郁的吼声中。

“你看，”赶车人转身朝着南面，大声说。“那边就是蒙苏……”

他接着又伸出胳膊，在黑暗中一面说着名字，一面指着一些看不清的地方。在蒙苏，伏维勒糖厂还开着，霍东糖厂最近裁减了工人；除了杜迪叶尔面粉厂和为煤矿制造钢缆的布勒茨绳索厂还勉强支撑着以外，别的工厂多半都不行了。然后，他的手划了半个圆圈，又指着北面的半边天说：“索纳维勒建筑材料厂接到的订货还不及以往的三分之二，马西恩纳铁工厂的三座高炉，只有两座烧着。还有，格日布瓦玻璃厂正闹罢工，因为据说那儿要降工资。”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每听老头说到一点，就连声这样说。“我是从那边来的。”

“眼下我们这儿还凑合，”赶车人补充了这么一句。“不过矿井也减产了。你看对面的维克托阿炼焦厂，也只有两组炼焦炉还点着。”

他又啐了一口痰，把空斗车挂好，跟着他那匹半睡不醒的马

走了。

现在，艾蒂安俯视着这整个地区。黑暗仍然没有消失，但是，老头的指点使得黑暗充满了莫大的苦难，这种苦难正是这个年轻人现在不知不觉地在他四周，在这无限辽阔的地方所感受到的。三月的寒风在这片光秃秃的原野中卷来的不正是饥饿的声音吗？怒吼的狂风似乎带来了失业，带来了招致许多人死亡的饥荒。他怀着又想看又怕看的矛盾心理，东张西望，想尽力看清黑暗中的东西。一切都沉浸在这神秘莫测的黑夜中，他只能远远地望着高炉和从许多斜烟囱里冒出一溜溜火焰的炼焦炉。在炼焦炉左边一点点的两座高炉，在空中冒着蓝色的，像巨大的火炬似的火焰。这是一场火灾给人带来的悲惨景象，在阴沉的天际，除了这些煤铁之乡的夜火外，看不到一颗星星。

“你大概是比利时人吧？”赶车人又回来了，在艾蒂安身后问道。

这一次他只拖来三节斗车。罐笼上发生了故障，一个螺母坏了，得停工一刻多钟，但是这三车也得卸。矸子堆下一片沉寂，井口工不再推动那接连不断、弄得台架摇晃不已的斗车。只有敲打铁板的锤子声从矿井里远远传来。

“不，我是南方人，”年轻人回答。

倒空了斗车的小工在地上坐下来，他很高兴发生了故障，但仍保持着不理睬人的无礼态度，只是用他无神的大眼睛瞪了赶车人一眼，仿佛嫌他话说得太多。其实，赶车人平常并不爱说话，现在一定是瞧着这个陌生人顺眼，并且来了一股想倾吐心事、不说话不舒服的劲头；有些老年人有时候独自一个人大声说话，就是出于这个缘故。

“我呀，”他说，“我是蒙苏人，叫‘长命老’。”

“是个外号吗？”艾蒂安惊讶地问。

老头得意地笑了笑，然后指着沃勒矿井，说：

“对，对……，人们把我从井底下拖出来过三次，每次都是遍体鳞伤。有一回头发都烧焦了，还有一回嗓子眼里塞满了泥，第三回肚子灌得像只蛤蟆……人们看到我这个样子还不肯死，就拿我开心，管我叫起‘长命老’。”

他越说越起劲，嗓子好像缺油的滑车一样，吱吱地直响，最后变成一阵可怕的咳嗽。铁炉里的火光这时正照着他那张大脑袋，上面长着又白又稀的头发，灰白扁平的面孔上带上几颗发青的斑点。他生得个子矮小，脖子很粗，腿肚子和脚后跟都朝外撇着，胳膊挺长，方方的大手直垂到膝头。另外，他像他那匹站在那儿不怕风吹、一动也不动的黄马一样，仿佛是石头做的，显得一点也不怕冷，也不在乎耳边呼啸的狂风。他等咳嗽止了，使劲清了清嗓子，朝炉火跟前啐了一口痰，地面上又黑了一块。

艾蒂安打量着他，看了看被他唾黑了的地面。

“你在矿井里干了不少年头了吧？”他又问。

长命老使劲张开两条长胳膊说：

“有年头了，啊，是啊……！当年我下井的时候，还不满六岁，就是这个沃勒矿，如今我已经五十八了。你算一算……我在下面什么活儿都干过了。起先当徒工，能推动车了，就当推车工，以后一连当了十八年的挖煤工。末了，因为我这两条要命的腿，他们就让我去干清理活儿，当了一名清理工。后来又当填平工，修理工，直到他们看到不把我从井底下弄上来不行了，因为医生说，我再不上来就要死在里头啦。这么着在五年前，他们叫我当了赶车的……怎么样，不错吧？五十年的矿工生活，光在井下就呆了四十五年！”